

● 青少年必读图书

(俄罗斯) 鲍·斯·日特科夫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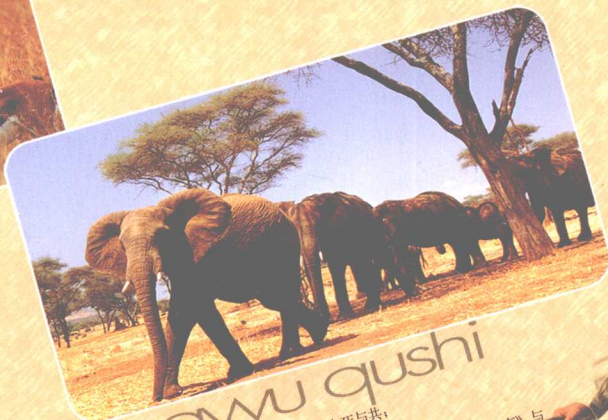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动物文学经典

SHIJIE DONGWU WENXUE JINGDIAN

翻译 / 傅俊荣 吴文智

动物趣事

▶ 丛书总主编 / 许钧 吴文智 ▶ 丛书策划 / 胡正义 吴文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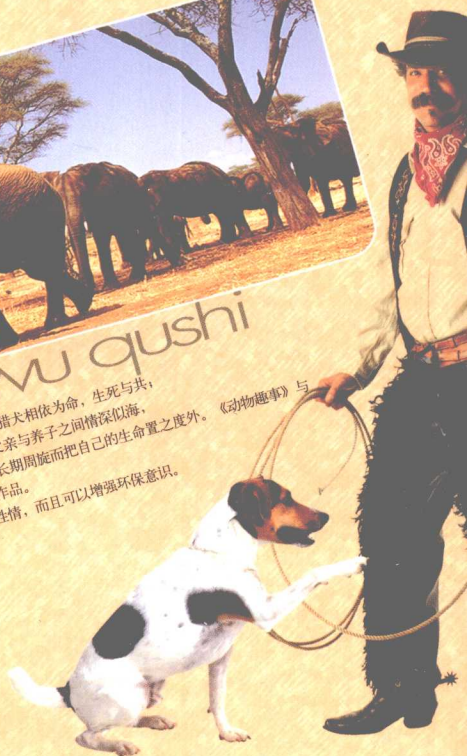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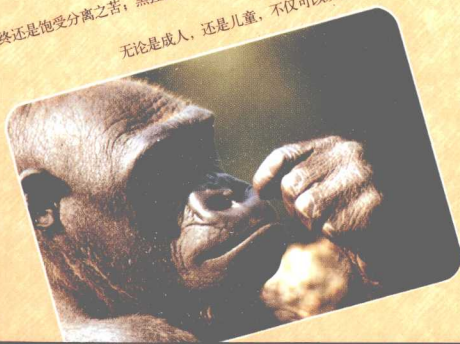
Dongwu qushi

大象会做工，能服侍小孩；调皮的小猕猴智斗恶猫，能助人打猎；猎人与猎犬相依为命，生死与共；可怜的老人因爱犬大病故而悲不自胜离开人世；天鹅认一位老人为父，父亲与养子之间情深似海；

但最终还是饱受分离之苦；黑猩猩因爱妻患病寝食不安，到处张罗；母鹿为保护爱女，与猎人长期周旋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。《动物趣事》与

其说是一部儿童读物，不如说是一部大众文学作品。

无论是成人，还是儿童，不仅可以从这些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，陶冶性情，而且可以增强环保意识。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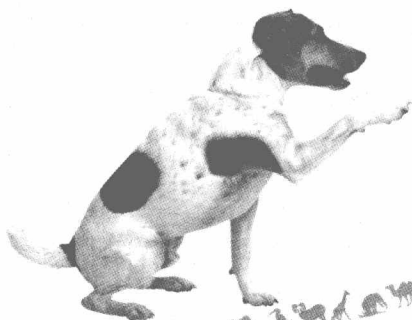
APR 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青少年必读图书

(俄罗斯) 鲍·斯·日特科夫 著



动物趣事

Dongwu qushi

翻译 / 傅俊荣 吴文智

丛书总主编 / 许钧 吴文智 丛书策划 / 胡正义 吴文智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动物趣事/(俄罗斯)鲍·斯·日特科夫著;傅俊荣,吴文智译. —
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10.3
(世界动物文学经典)
ISBN 978-7-212-03761-1

I. 动… II. ①日… ②傅… ③吴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3563 号

世界动物文学经典

动物趣事

[俄罗斯]鲍·斯·日特科夫 著
傅俊荣 吴文智 译

出版人:胡正义
策划编辑:胡正义 吴文智
责任编辑:孙文波
特约编辑:卢 月
封面设计:王国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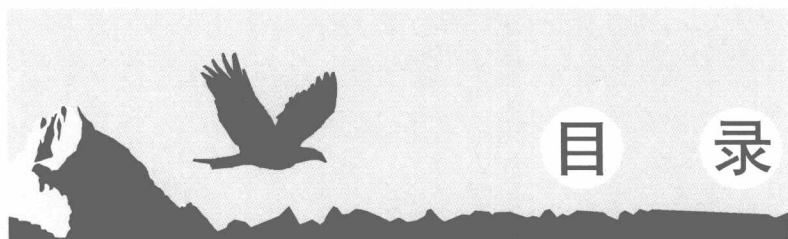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邮编:230071
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258 0551-3533292(传真)

印 制: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6 字数:122 千
版次: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12-03761-1 定价:11.5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象	1
小猴	11
獐	25
吉洪·马特维奇	34
袋鼠	47
“请稍等”	53
鼠猫	62
猎人叶梅利雅	69
养子	80
冬栖冰河岸	91
灰脖子	111
波斯托伊科	123
太阳的仓库	135



象

我们的轮船驶近印度，清晨即将抵达。下班后，我感到很累，但怎么也无法入睡：总是在想那里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就像小时候有人给我一整箱玩具，但非得到明天才能启封似的。我总想：等天一亮我马上就睁开眼睛，即可发现周围都是黑色的印度人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些什么。这可不是在画中，香蕉还挂在树上，这是一座新城市：一切都充满生气，很有活力。还有大象！我想看看大象，这是主要的，简直难以置信，它们在那里和在动物园里的不一样，可以随便走动、搬运东西：街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！

我无法入睡，脚底简直忍不住要发痒了。要知道，当你在陆地上行驶时，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你可以看见一切都是在逐渐变化的。而在这里，两个星期所能见到的就是海洋，除了水还是

水，——而现在马上就要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就像剧院里的幕布已经拉开。

第二天早晨，甲板上脚步声阵阵，汽笛呜呜。我扑向舷窗，好啊：一座白色的城市矗立在岸边；港口、船只、水中的舢板；舢板上坐着头缠白布的黑人——牙齿在闪闪发亮。他们在喊些什么。太阳使劲照耀、强光逼人。这时，我欣喜若狂，简直憋不住了：似乎我不是我，而这一切像是在童话中。从早上起来我就什么也不想吃。亲爱的伙伴们，出海后我将代替你们每个人值两个班——快放我上岸！

我们两人一起上岸。无论是港口，还是市内，到处都在沸腾、喧闹，人群拥挤不堪，而我俩呆若木鸡，不知所措，不由自主，去向不定（出海的人一到岸上后，往往行动古怪）。看见一辆电车，我们就坐上去，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乘这辆车，只是想走远些，也真是傻。电车载着我们奔驰，我们看着沿途的景色，不知不觉来到郊外。电车不再行进，我们下了车，前面有一条路，我们顺着这条路走，随便来到一个地方！

这时我们稍许静下心来，这才发现非常炎热，日照当头，不见身影。整个身影都被踩在脚底下，行走时也不见踪影。

已经走了相当一段路，还是没有遇到人。我们看到一头大象迎面而来，它身边有四个小孩，一路上在奔跑。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在市内一只都没看到，而在这里它却随便在路上行走，我还以为它是动物园里逃出来的。大象见到我们后停下脚步，我们极度恐惧：没有一个大人跟着它，全都是些小孩子，谁知道它脑子



里想点什么？大象只是摇了一下尾巴。

大象对我们的想法可能是：走过来一些不寻常、不认识的人——谁认识他呢？它站在那里，把长鼻子卷成钩状，年龄大的孩子站在这钩子上，就像登上踏板，再用手抓住象鼻子，接着大象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在两只耳朵之间坐下，如同坐在桌上。然后大象又用同样的方式很快又把两个孩子放到上面，而第四个还很小，四岁光景，他身上仅穿一件短如胸罩的衬衫。大象向他挪近长鼻子，好像在说：来呀，坐上去。而年龄小的孩子却做着各种怪动作，笑哈哈地跑开去。大孩子们在上面叫他，而他跳啊，逗啊，就是抓不住。大象可不等了，他放下鼻子就走，做出不愿受作弄的样子。它一面走，一面有节奏地甩着长鼻子，小孩子装腔作势地在它脚边绕来绕去。大象乘他不注意时，冷不防地用鼻子将他一抓！竟是如此敏捷！从背后抓住他的衬衫，然后十分小心地向上举起。小孩手脚乱舞，像个金龟子。不！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大象举起后，又小心谨慎地把他放到自己的头上，而其他几个孩子在那里接住，他在象背上还不甘心，跃跃欲试。

我们走在路边，与象并列而行，大象从另一侧小心地注视我们。孩子们也盯住我们看，相互间还窃窃私语。他们就像坐在屋上，在屋顶上。

我想：“这太棒了！他们在那里什么也不用怕。一旦遇上老虎，大象就会逮住它，用长鼻子拦腰一卷，把它紧紧勒住，抛出去，扔得比树还高。倘若大牙咬不住，脚总能踩得住，直到把它踏成肉饼为止。”

它抓一个小孩如同人用两个小指头捏一只小瓢虫，既小心又谨慎。

大象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我们看着它由路边拐弯，然后就冲入灌木丛。灌木丛茂密而多刺，长得像堵墙。大象从其间穿过，如同穿行于杂草之中——被折断的树枝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，穿过灌木丛之后，又向森林走去，在一棵树旁停下。它用鼻子抓住一根树枝并将其弯向孩子们，孩子们立刻跳起来，抓住树枝并从上面采下一些东西。年龄小的孩子也向上一跳，想尽力抓住树枝，他忙作一团，好像他没站在大象身上，而是在地上。大象弯下另一根树枝，又出现同样一幕。看来，年龄小的孩子这时已完全进入角色。为了也能得到机会，他干脆爬到这根树枝上去采。大家采完，大象放开树枝，那么年龄小的孩子呢？我们看见他也和树枝一起飞了出去。我们想，完了，他现在像子弹一样飞进了森林。我们向那里奔去，但是那里没有！灌木丛又无法穿过：多刺，稠密，而且容易迷路。我们看到大象用鼻子在树叶里搜寻。它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——看上去，他在那里像个小猴子一样抓得紧紧的。大象卷起他并让他坐好。然后大象在我们前面上了路，往回走去。我们跟在它的后面，它一面走，一面不时地回头看我们，似乎在说：这些人干吗要跟在后面？就这样，我们跟着大象来到一座房前。四周围着篱笆，大象用鼻子打开篱笆门并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身子塞进院子。它在那里把孩子们放到地上。院子里有个印度女人对大象嚷着什么，她并没有立即发现我们。我们站在那里，透过篱笆向里面瞧。



印度女人对大象吼叫——大象不乐意地转过身，走向井边。井边埋着两根桩，桩与桩之间装着水卷车，上面绕着一根绳子，边上装有摇手柄。我们看到大象用鼻子卷着摇手柄，转动起来，似乎在摇着一只空桶，但是，拉上来一看，原来绳子上吊着一只装满水的吊桶，约有一百二十公升。大象用鼻子的根部固定好摇手柄，不让它转动，同时弯下鼻子，从下面勾起吊桶，犹如端起一杯水，再放到井台上。那村妇喝了一些水，又吩咐孩子们拉桶，使她正好可以洗刷。大象又放下吊桶，再吊上满满一桶水。女主人又开始骂它了。大象把吊桶往井中一放，摇了摇耳朵，走开了——不再打水了，向遮阳棚下走去。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座用木柱搭起的简陋的遮阳棚——大象勉强可以钻进去。上面盖有一些芦苇和一些长长的叶子。

正巧碰上一个印度男人，他是男主人。他发现了我们，我们说是来看大象的。男主人懂一点英语，问我们是什么人，不停地指我的俄国军人大盖帽。我说，我们是俄国人。他却不知道俄国人。

“不是英国人？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不是英国人。”

他高兴起来，笑了，立刻变成另一个人。他叫我们进去。

我问：“大象为什么不出去？”

“它这是，”他说，“生气了，看来，事出有因。它现在无论什么事都不干，也不离开。”

我们看到大象出了遮阳棚，走向篱笆门，离开了院子。我们想，它现在离去再也不回来了。印度男人在笑。大象走向一棵树，



侧着身子靠在树上蹭来蹭去。这棵极其粗壮的大树简直是在剧烈地颤抖。它这是在搔痒痒，就像猪在栅栏上搓痒一般。

搔了一会儿痒，再把灰尘吸进鼻子，然后再把灰尘、泥土喷到搔过痒的地方，好像吹了一下！一下，又一下，再一下！它这是在清洗，以免折皱处生寄生虫。它全身的皮肉坚如鞋底，但折皱处比较细薄，而南方各国具有大量各种各样的会咬人的昆虫。

您看它怎么样，不在棚子的木柱上蹭痒，怕弄垮棚子，甚至还会小心翼翼地钻进去，但它却会走到大树那里去搔痒。我对印度男人说：“你这头大象多聪明啊！”

他哈哈大笑。

“不过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我能活一百五十岁，能够学会的就不只是这些了。”他指着象说：“它照看过我的爷爷。”

我看了看大象，我感到，这里的主人不是这印度男人，而是象，大象是这里最主要的主人。

我说：“在你这里它算老了？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它一百五十岁，风华正茂！我那边还有一头小象，是它的儿子——二十岁还完全是个婴儿。到四十岁才开始强壮起来。请等一等，母象来了以后，你们就会看见它很小。”

母象回来了，后面跟着一头小象，像马一样大小，没有巨齿；它像小马驹那样跟着母亲。

印度人的孩子们都去给母亲帮忙，大家蹦蹦跳跳，打算到哪里去。大象也动身了，母象和小象跟着他们。印度男人解释道：到小河边去。我们也跟上这些孩子。

他们对我们不再陌生，都想和我们交谈。他们讲自己的语言，我们讲俄语。一路上笑声不断。比起其他人来，年龄小的孩子更会和我们纠缠——总是戴着我的军帽，叫叫嚷嚷使人发笑——可能是在说我们。

森林里的空气芳香馥郁。

我们在林中行走，来到一条河边。

这不是普通的河，是湍流，它奔流不息，侵蚀着两边的河岸。一处石岬伸入水中约有一俄尺。两头大象涉入水中，抱起自己的幼子，把它放在齐胸深的水中，夫妻双双给孩子洗起澡来。它们连沙带水一起吸入鼻中，再像淋浴喷头一样喷出来，淋在小象身上。好家伙，只见水花飞溅。

孩子们害怕下水——水流太急，会被冲走。他们在岸上跳跳蹦蹦，拿起石子就扔向大象。它也无所谓，甚至不去注意，只顾帮自己的幼象洗澡。后来，我看到大象向鼻子中吸了一些水，冷不防转过身来喷向这些小孩，一股水流直接冲到一个孩子的腹部，随即他就摔了个屁股墩儿。那孩子哈哈大笑，成了一只落汤鸡。

大象还是洗它自己的。而孩子们却变本加厉地向它投掷石块。大象不过动动耳朵而已，意思是说：别缠着不放，你们看，哪有时间玩耍！孩子们还以为大象要用水喷小象，可没料到，就在这时它突然转过鼻子喷向他们。

孩子们可乐啦，个个人仰马翻。

大象爬上岸，幼象把鼻子伸给它，就像伸出一只手。大象用自己的鼻子缠住幼象，帮助幼象爬上石岬。



三头象和四个孩子都回家了。

第二天我经过仔细打听了解到，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大象干活。

森林边缘的小河旁，削成的原木堆积如山，一垛垛地整齐排列着，每一垛，都有房屋高。这里站着一头大象。一看上去就知道它完全是个老者——它身上的皮肤完全下垂而且粗糙坚硬，鼻子像块揩布荡来荡去，耳朵像被咬成缺口。我看见森林里出来另一头大象。它的鼻子上摇摇摆摆地吊着一根原木——一根巨大的被砍成的方木，可能有一百普特^①。那搬运工踏着沉重的步伐摇摇晃晃地靠近那头老象。老象托住原木的一端，搬运工放下原木，再用鼻子握住它的另一端。我倒要看看它们怎么办？两头大象步调一致地一起用鼻子把原木向上举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到垛上。如此平整，如此准确，简直就像施工现场的木匠。

他们的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头老象是劳动队伍的主要成员，它在这项工作中已经干到衰老的年龄。

搬运工不慌不忙地走入林中，那老者挂下鼻子，转过身去，臀部对着木垛，看着河流，仿佛在说：“我感到厌烦，眼不见为好。”

森林里来了第三只叼着原木的大象。

我们向大象出来的地方走去。

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情景，实在不忍说出。大象要把这些原木从伐木场运到河边。路上有一处，两旁长着两棵树，因此大象带着

^① 普特——俄国重量单位，1普特等于16.38千克。——译者注

原木无法通过。大象走到这里就把原木放在地上，跪下来，卷起鼻子并用鼻的前端、根部推着原木前进。尘土、石块在飞扬，原木在地上擦地向前，而大象在爬行，在猛力推搡。看得出，它跪着爬行是多么艰难，然后它站起来，喘一口气，但并没有马上卷起原木，而是再把原木横放在路上，再跪下来，它把鼻子平放在地上并用膝盖把原木推到鼻子上。鼻子怎么压不坏！你看，它又重新站起来，搬上木头。大象鼻子上硕大的原木沉甸甸的像钟摆晃来晃去。

共有八头大象，全是搬运工，每一头都不得不用鼻子去推搡原木，因为人们不想锯掉长在路边的两棵树。

看到老象在木垛边卖力地干活，我们心中感到很不好受，我们也可怜那些跪着爬行的大象。没看多久，我们随即离去。



小 猴

那时我十二岁，读中学。有一次课间休息，我的同学尤希缅科过来对我说：“我送你一只小猴，要吧？”

我不信，心想，他先对我开这样的玩笑，让我晕头转向，接着就会说：“喏，这就是小猴。”我可不是这样的人。

“得了，”我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是真的。一只活的小猴。它可好呐。我叫它雅什卡。爸爸很生气。”

“生谁的气？”

“当然生我和雅什卡的气。他说‘你该知道送到哪儿去’，我想最好送给你。”

放学后我们去他家。我还是不信，心想，难道他那儿真有只活

猴？所以一直问他猴子是个啥样子。尤希缅科说：“就要见到了，别怕，它很小。”

它的确很小，小小的脸上布满皱纹，像个小老太婆，但是一双小眼却炯炯有神，闪闪发亮。棕红色的毛，黑色的手掌，像人的双手戴着黑色的手套。身穿一件蓝色小坎肩。

尤希缅科叫道：“雅什卡，雅什卡，来！给你东西！”

说着，把手伸进口袋。小猴“吱，吱！”地叫起来——两下跳到了尤希缅科的手上。他立刻将它塞进军式大衣，放在怀里。

“咱们走！”他说。

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们走在街上，带着这个怪物，而且谁也不知道我们怀里有什么。

路上，尤希缅科告诉我喂它吃些什么。

“什么都吃，给啥，吃啥。喜欢甜食。糖不好。它会要个不停，一定要到吃光为止。喜欢喝浓茶，要甜的。你把糖放在饮料里给它喝。两块就行。别让它就着糖块喝茶，它会把糖块大口大口地嚼完，茶就再也不喝了。”

我一直在听，也在想：我给它三块也不怜惜，它是这样的可爱，像个玩具人。这时我想起它连尾巴也没有。

“你，”我说，“把它的尾巴连根砍了？”

“它是只猕猴，”尤希缅科说，“这种猴不长尾巴。”

我们回到家里，妈妈和女孩们在吃午饭。我和尤希缅科穿着大衣直接走到里面。

我说：“我们有样东西！”



大家都转过脸来，尤希缅科敞开大衣。谁都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雅什卡已经从尤希缅科的身上跳到妈妈的头上，两条小腿一撑又跳到餐柜上去。把妈妈的整个发型都搞乱了。

大家都站起来，大叫：“啊呀，这是什么，是什么？”

雅什卡坐在餐柜上面，做着鬼脸，龇着牙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。

尤希缅科害怕挨骂，赶快溜出门外。大家都没注意他，都把注意力投向猴子。突然女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：“太漂亮了！”

妈妈不停地整理着发型。

“是哪儿来的？”

我回头一看，尤希缅科已经不在。这就是说，我成了主人。我想显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对付小猴子的知识。我把手塞进口袋，像刚才尤希缅科那样叫道：“雅什卡，雅什卡，来！给你东西！”

大家都在等待。而雅什卡瞧也不瞧，不时用黑色的前爪轻轻地挠痒痒。

一直到傍晚，雅什卡还下不来，总是在上面跳来跳去：从餐柜跳到门上，从门上跳到橱上，再从那里跳到炉子上。

晚上父亲说：“不能留它这样过夜，它会把房子闹得底儿朝天的。”

我这就开始捕捉雅什卡。我到餐柜，它就到炉子上。我用长刷从那里赶它下来，它一跳就到了吊钟上。吊钟摇晃一下，停了，而雅什卡又在窗帘上荡来荡去。从那儿又到画上，画框被弄歪了。我怕雅什卡扑向吊灯。